

綠窗新話

〔宋〕皇都風月主人編

皇都風月主人編
PDG

綠窗新話目次

卷上

劉阮遇天台女仙	一	永娘配翠雲洞仙	三
裴航遇藍橋雲英	二	德璘娶洞庭章女	三
王子高遇芙蓉仙	三	錢忠娶吳江仙女	四
賢雞君遇西真仙	六	王軒苧羅逢西子	七
封陟拒上元夫人	七	張俞驪山遇太真	六
陳純會玉源夫人	九	章生遇后土夫人	三
任生娶天上書仙	二	劉卿遇康皇廟女	六
謝生娶江中水仙	三	柳毅娶洞庭龍女	四
崔生遇玉卮娘子	四	章卿娶華陰神女	四
星女配姚御史兒	六	金彥游春遇會娘	四
邢鳳遇西湖水仙	九	張詵游春得佳偶	四

崔護覓水逢女子……………四

郭華買脂慕粉郎……………四

杜牧之觀張好好……………四

張公子遇崔鶯鶯……………四

楊生私通孫玉娘……………四

張浩私通李鶯鶯……………五

華春娘通徐君亮……………五

何會娘通張彥卿……………五

楚娘矜姿色悔嫁……………五

越娘因詩句動心……………五

伴喜私犯張禪娘……………五

陳吉私犯熊小娘……………六

王尹判道士犯姦……………六

蘇守判和尚犯姦……………六

趙飛燕私通赤鳳……………六

楊貴妃私安祿山……………六

秦太后私通嫪毐……………六

李少婦私通封師……………七

崔徽私會裴敬中……………七

碧桃屬意秦少游……………七

秦少游滅燭偷歡……………七

楊師純跳舟結好……………七

楊端臣密會舊姬……………七

晏元子取回元寵……………七

江致和喜到蓬宮……………七

張子野潛登池閣……………七

周篔切脈娶孫氏……………七

薛媛圖形寄楚材……………八

王幼玉慕戀柳富	八	盼盼陳詞媚涪翁	一〇〇
孟麗娘愛慕蔣芾	六	楊生共秀奴同游	一〇一
崔娘至死爲柳妻	六	章導與梁楚雙戀	一〇二
玉簫再生爲韋妾	六	柳耆卿因詞得妓	一〇三
王仙客得到無雙	九	崔郊甫因詩得婢	一〇四
張子野逢謝媚卿	九	沙吒利奪韓翃妻	一〇五
張倩娘離魂奔壻	九	陶奉使犯驛卒女	一〇六
韓夫人題葉成親	九	曹縣令朱氏奪權	一〇八
謝眞眞識韓貞卿	九	陸郎中媚娘爭寵	一〇九
沈眞眞歸鄭還古	九	漢成帝服脊卹膏	一一〇
灼灼染淚寄裴質	一〇〇	△唐明皇咽助情花	一一一
卷下			
袁寶兒最多愁態	一三	舊桃諫寇公節用	一一四
李娃使鄭子登科	一三	譚意歌教張氏子	一一五

聶勝瓊事李公妻	二六	點酥娘精神善對	一三六
楊愛愛不嫁後夫	二七	薛濤妓滑稽改令	一三八
張住住不負正婚	二九	趙才卿點慧敏詞	一三九
姚玉京持志割耳	三三	党家妓不識雪景	一三九
王凝妻守節斷臂	三三	柳家婢不事牙郎	一四三
鄭小娘遇賊赴江	三三	翠鬢以玉篦結主	一四三
歌者婦拒姦斷頸	三四	任昉以木刀誑妓	一四四
馮燕殺主將之妻	三五	張才翁欲動印守	一四四
嚴武斃乃父之妾	三六	柳耆卿欲見孫相	一四七
曹大家高才著史	三九	宋玉辨己不好色	一四九
蔡文姬博學知音	四〇	譚銖譏人偏重色	一四九
張建封家姬吟詩	四三	徐令女干陳太師	一五〇
鄭康成家婢引詩	四三	李令妻千歸評事	一五二
鄭都知醞藉巧談	四五	崔女怨盧郎年紀	一五二

張公嫌李氏醜容	一五三	朝雲爲老嫗吹簫	一六九
陳處士暫寄師叔	一五三	白公聽商婦琵琶	一七〇
李大監傳語縣君	一五五	李生悟盧妓空篋	一七二
却要燃燭照四子	一五五	趙象慕非烟握秦	一七三
李福虛嚙溺一甌	一五五	崔寶羨薛瓊彈箏	一七七
蘇東坡攜妓參禪	一五七	文君窺長卿撫琴	一八六
更君實贈尼還俗	一五九	錢起詠湘靈鼓瑟	一八七
陳沆嘲道士啗肉	一五九	楊妃竊寧王玉笛	一八九
蔣氏嘲和尚戒酒	一五九	蕭史教弄玉吹簫	一九〇
韓妓與諸生淫雜	一六〇	沈翹翹善敲方響	一九一
楚兒遭郭鍛鞭打	一六二	張紅紅善記拍板	一九三
明皇愛花奴羯鼓	一六三	秦少游文弔鍾鍾	一九四
劉濬喜楊娥杖鼓	一六五	白樂天辨華原磬	一九五
薛嵩重紅線撥阮	一六五	虜騎感劉琨胡笳	一九六

蚩尤畏黃帝鼓角	一九七	△茂英兒年少風流	三三
王喬遇浮丘吹笙	二〇〇	△楚蓮香國色無雙	三二
麻奴服將軍鬻策	二〇〇	△薛靈芸容貌絕世	三三
盛小藜最號善歌	二〇二	△越州女姿色冠代	三五
永新娘最號善歌	二〇四	△越國美人如神仙	三五
韓娥有繞梁之聲	二〇五	△浙東舞女如芙蓉	三六
秦青有遏雲之音	二〇六	△薛瑤英香肌絕妙	三七
楊貴妃舞霓裳曲	二〇七	△麗娟娘玉膚柔軟	三八
蜀宮妓舞搖頭令	二〇八	△號夫人自有美豔	三九
韋中丞女舞柘枝	二〇九		
康居國女舞胡旋	二〇九	引用書目	三三
吳絳仙蛾綠畫眉	二一〇		
壽陽主梅花粧額	二一一		

綠窗新話 卷上

劉阮遇天台女仙

剡縣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因迷

此字原無，據太平廣記及醉翁談錄均作「杯」。

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取食之，便覺稍健。

此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乃下澗飲水，見一瓢

太平廣記及醉翁談錄均作「杯」。

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

語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曰：『此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去人不遠。』因行，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容貌絕妙。便

喚劉、阮姓名，如舊曾相識者。

此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問：『郎來何晚？』因邀過家，廳堂亭館，服飾精華；

東西兩壁，各鋪設牀帳帷幔。

此四句原作「廳」

七寶瓔珞，非世所有。

此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左右青衣端正，此二字原

無，據醉翁談錄補。

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

此三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設甘酒。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俄

數仙女，將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

此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歌舞作樂。日向暮，仙女各去。劉、

阮止宿，行夫婦之道，極人間之歡。

此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宿福所招，與仙

女交接，流俗何所樂哉？』遂留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住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求歸不已。女令諸仙女

作樂送出。及歸家鄉，並無相識，乃詢得七代子孫，云：

此字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

在。』既無親屬，欲再還仙女家，尋山路不獲。

以上四句原無，據醉翁談錄補。

後失二人所在。〔出齊諧記〕

按此條注出齊諧記，查齊諧記係六朝宋東陽無疑撰，書久佚，僅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中時見零星散篇，魯迅先生曾於古小說鈎沈中輯錄數條。此條雖亦見於古小說鈎沈，然非出齊諧記，乃出幽明錄。太平廣記所載「天台一女」，注出神仙傳，與本篇文字差異甚大。惟醉翁談錄所載「劉阮遇仙女于天台山」條，與本篇極相近，爰取以參證校補如上。

裴航遇藍橋雲英

裴航備舟于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賄其婢，裊烟，達詩曰：『同舟裴劍傳奇作「爲」胡越猶懷

思，裴劍傳奇作「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裴劍傳奇作「雲」夫人曰：『幸無諧謔，

與郎君少有因緣，他日必爲配偶。』裴劍傳奇無此二句，醉翁談錄有「然亦與郎君有小小因緣，他日必得爲姻慈」三句，乃指姻姬也。此處竟云樊夫人與裴航爲配偶，大謬。答詩

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裴劍傳奇作「篇」何必區區裴劍傳奇作「崎嶇」上玉京。

裴劍傳奇作「瀉」後經藍橋驛，渴甚。茅舍老姬緝麻，航揖之，求漿。姬曰：『雲英，擊一甌漿來。』航飲

之，眞玉液也。航憶樊夫人「雲英」之句，謂姬曰：『小娘子艷麗過人，願娶之可乎？』姬曰：『我

老病，神仙遺藥，欲得玉杵臼搗之。君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其餘無所須。』航月餘，果獲杵

臼。姬曰：『有如是信士，「士」字原無，據裴劍傳奇補。吾豈惜此女哉！』遂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

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後將妻小入玉峯洞中爲上仙。〔出傳奇〕

王子高原作「喬」，據芙蓉城傳略改遇芙蓉仙

王君迥，字子高，原作「喬」家延女客。既夕，酒罷，見一女子，華冠盛服，坐廳西。君怪問之，答

曰：『少頃至君寢。』君懼，不敢寢，因甚欲臥，忽有人自帳中挽其衣，乃適見之女，已脫衣欲臥。君懼欲去，女曰：『我以冥契，當侍巾櫛。』因強歡事，君懼不從。天明，女去。後三日，復至，君與之合，問女何族，女曰：『我周太尉之女，名瓊姬。』自是朝去暮來。一日，出藥與君服，又遺詩曰：『陰魄陽精寶鍊成，服之一日可長生。芙蓉闕下多仙侶，休羨人間利與名。』一日，高原作「喬」夢瓊道服而至曰：『我居處幽僻，君能一往否？』君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飄然，須臾，至一殿庭，有女流道妝百餘人立庭下，殿上有美丈夫，朝服而坐，命君登樓，樓額題曰「碧雲」，見軒楹皆依山臨水。明日，瓊來，君語其夢，瓊笑曰：『芙蓉城也。』

按此條未註出處，查施注蘇文忠公詩集卷十四芙蓉城詩下引胡微之「王子高芙蓉城傳略」云：『王迥，字子高，虞部員外郎正路之次子。初遇一女，自言周太尉女，語王曰：「我於人間嗜欲未盡，緣以冥契，當侍巾櫛，是以奉尋，非一朝一夕之分也。」王初見周，趨而避之，

懼不敢寢，更深，困甚，視窗戶掩闔，及入解衣，卽聞屏幃間有喘息聲，乃適女郎，已脫衣而臥。天明，周既去，衾枕之屬，餘香不散。自是朝去夕至，凡百餘日。周云：「卽預朝列。」王曰：「何帝耶？」不言其詳。由此倏忽去不來者數日。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王曰：「我居幽僻，君能一往否？」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然，與周同舉。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王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王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啓，有女流道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俄聞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王登東廂之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其字則真誥八龍雲篆。王未及下，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王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夢之明日，周來，王語以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也。」王問：「何地？」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王問周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王感其事，作詩遺周。虞曹公狀其事以奏帝，春花秋月，悽愴悲泣而去。周臨別留詩云：「久事屏幃不暫閑，今朝離意尙闌珊，臨行

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

蘇軾芙蓉城詩序引云：『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

編者按：綠窗新話與雲麓漫鈔皆云周名瓊姬，蘇軾云名瑤英，稍有不同。遊芙

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雲麓漫鈔卷十云：『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婿，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

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

蘇詩合註作「胡徽之」，此處作「胡徽之」，未知孰是？

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

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邁，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

按王子高所遇芙蓉仙周瓊姬，亦有作謝瓊姬者，「雍熙樂府」卷十三，無名氏曲禿斲兒云：

『謝瓊姬不嫌王子高，同跨鳳，宴蟠桃，吹簫。』

避暑錄話卷上云：『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咸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

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

萍洲可談卷一云：『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狹邪輩所誣，播

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

「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按關於王子高事，宋、元人曾作「王子高」戲文，清鈕雅「九宮正始」中尙留有遺曲十支（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所錄爲八支），可考見其大凡。明人瞿佑作「剪燈新話」，以「奇俊王家郎」爲元至順中王生，與渭塘一酒家女夢中配合，卒成夫婦，爲作「渭塘奇遇記」。後人又據之作「王文秀渭塘奇遇」雜劇，以王生爲文秀，女名盧玉香，其劇今尙存孤本元明雜劇中。王元壽又作「異夢記」傳奇（見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復以女主角爲顧雲容，輾轉承襲，本事愈離愈遠，蓋已全非六么之舊矣。

賢雞君遇西真仙

賢雞君魯敢，因行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有客，伺君久矣。』乃歸。至庭際，見女子操英弄蕊，隱身花陰。原作「弄蕊花陰」，據續青瑣高議補。君疑狐妖，原作「君疑狐妖」，異狐怪。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

曰：『奴西王母之裔，家於瑤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鸞，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陟蟠桃嶺，此二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西原作「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激澗

萬頃，珠樓玉閣，玲瓏千疊，紅光翠靄間，若虹光貫天，兩脚挂地。原作「藍波碧浪，珠樓玉閣，紅光翠靄。」據續青瑣高議補。命君

升西真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曰」字等數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見千萬紅粧，珠珮瓊瑤，星眸

丹臉，此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霞冠霓裳，抄本原脫「霞」字，據續青瑣高議補。一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原作「一人特秀」西真曰：原作「女

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真曰：『此賢雞君也。』此二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須臾，觥籌遞舉，

霞衣吏請奏鸞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仙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如霧。西真曰：

原作「女願」『他日與君人間還，「人間還」三字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雙棲於此。』是夕，同宿於五雲帳中。次早，君辭

歸，諸仙舉樂而別。

按此條未註出處，茲查係出續青瑣高議，原名「賢雞君傳」。

封陟拒上元夫人

封陟居於少室，夜將午，忽見輜輶自空而下，覩一仙姝，斂衽而揖曰：『某本上仙，謫居下界，伏見郎君清潔，特謁光容，願侍箕帚。』陟正色曰：『某本孤介貞廉，不敢當神仙之命。』姝留詩而去。後七日又至，巧言白陟，陟又正色而不回意。後七日夜又至，曰：『逝波難駐，紅日易頽，我有還丹，能延君壽。』陟又怒曰：『我不欺暗室，爾是何精妖？苦相凌逼！』侍衛謂姝曰：『小娘子回車。此木偶人，豈神仙配偶耶？』輜輶出戶，珠翠響空。後二年，陟爲泰山所追，

使者束以巨鎖，押至幽府。忽遇上夫元人游泰山。俄見仙騎，召使與囚俱來。陟仰窺，乃昔日仙姝。姝索狀判曰：「封陟操堅，實由朴黷，難責風情。更延一紀。」使者去鎖，陟遂跪謝，良久蘇息。〔出傳奇〕

按此條係節裴鏘傳奇成文，惟節錄過甚，不如「醉翁談錄」爲詳。爰錄「醉翁談錄」節文，以資參證。「封陟，字少登，居少室山。一夕，天氣清亮，月明如晝，忽覩一仙姝，淡粧近前，顧揖曰：「久聞美譽，願執箕帚。」陟曰：「君子固窮，寧敢思濫？請神仙回車，無相瀆也。」姝贈以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後七日復來，又獻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觀其詩了，陟又曰：「詩云：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易曰：君子非幣之交不親。其所以然者，正欲名分之正也。今輒與仙姝講好，人其謂我何？毋勞再三。」後七日又至，曰：「君能相容，卽能致君壽比大椿，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權花，休敲石火。」陟怒曰：「失身陷義，雖生奚益？我不欺暗室，何苦相陵？」仙姝歎曰：「所以致懇，爲是青牛道士苗裔，此時一失，又六百年。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願鳳樓人，雲澀回車淚臉新，愁想蓬萊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又曰：「好留住，他日相逢，悔之已暮。」後三年，陟病

卒，爲泰山所追。道遇仙騎，清道甚嚴，曰：「上元夫人游泰岳。」陟仰視金輅中，乃是昔日求偶仙姝也。夫人索追狀，曰：「若論封陟無情，合與滅沒，然一見之日，不能忘情。」乃以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貞潔，實由朴癡，難責風情，宜延一紀。」良久乃蘇。」

又盧氏逸史記「紫素元君」事，與封陟拒上元極相類，茲摘錄於下：『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名籍上清，謫居游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生堅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竟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愫！明月海上春，綵舟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字，眎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謂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乃活。後三年，卒。』

陳純會玉源夫人

陳純至

原作「游」，據續青瑣高議改。

桃源，愛其山水秀艷，乃裹糧沿溪而行。

此二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

九九日，

原作「凡九日」。

至萬丈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聲。純

以上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

糧盡困臥，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

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乃食之。

以上數句，原作「忽見水流同花片，純取食之。」

渴甚，飲溪水數斗，

此二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

利三日，

原作「因下利」

覺身輕，行步愈疾。

有青衣採蘋岸下，曰：

原作「忽遇青衣曰」

「此桃源三夫人

原作「此玉源夫人」

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君可待之。」至其夕，俄水際有

樓閣相望，有仙童曰：「玉源夫人召。」

原作「有仙童召純」

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

原作「上」

衆樂並作。玉

源請純登殿，敍禮畢，引純過西臺翫月，酒至數行，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

純乃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夜月亦可，

此二句原缺，據續青瑣高議補。

未見得便是中秋。」玉源乃作詩曰：「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

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圓。」

以上九句原作「於」

純和曰：「秋靜夜尤靜，月圓

人未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

此數句原作「書生便敢亂生意思」

純曰：「和韻偶然耳。」玉源曰：「天數會合，必非偶然耳。」因命酌，言語褻狎，遂伸繾綣。將

曉，同舟而下，

原作「去」

有頃即至，

原作「至玉源之宮，詩云云」即終篇，後文俱無，據續青瑣高議補如下：

瑣窗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

「慎無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

呼他人爲父，妻呼他人爲夫，方宴聚語笑。久之，不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爲紅鶴飛去。仙來，

見純責曰：「不聽吾戒，今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